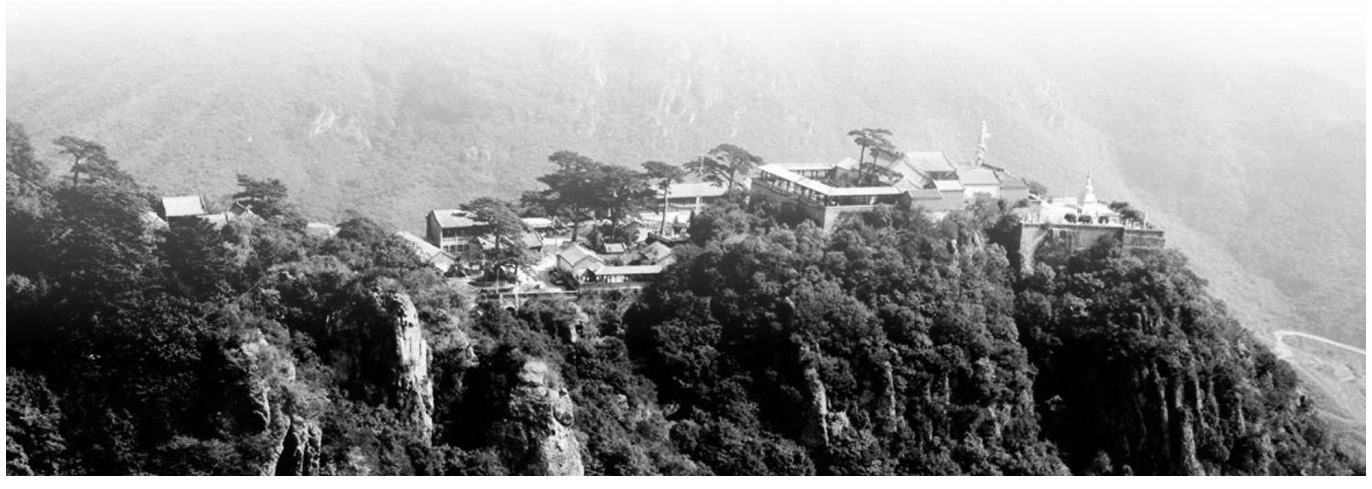
天津人与妙峰山（下）

蓝龙



在有关妙峰山的历史文献中，对于天津的香会活动多有记载，特别是对各条香道上天津人所开设的善会茶棚记载颇多。《都市丛谈》载：“老北道向来概不募捐，以天津人及内监占多数，其关帝庙之茶棚，为外馆李君所办。”《北京妙峰山纪略》载双龙岭茶棚“天津公意馒首粥茶会在此施粥及馒首”。花儿硐茶棚“天津估衣商诚献路灯会在此施茶”。磕头岭茶棚“公议乐善社施馒首会茶棚”，为天津西门外船户所立。金仙庵庙前“为天津崇修堂茶棚，施送粥茶馒首，补修老北道、中北道。”诸如此类由天津人开设的茶棚有十余座之多。

据1925年顾颉刚先生所抄录香会的会启名录上，天津为香道架设汽灯的香会有“娘娘顶后殿众善汽灯施粥施茶善会”、“天津公善汽灯会”、“天津裕德里大连小岗子合办汽灯会”等。其中“天津公善汽灯会”的会启上明确写道“老北道历年沿途所点汽灯，所有一切资费，皆由本会自行筹办。”并且注明“不敛不贷，并无知单”，可见其经济实力之雄厚，财大气粗之态显露无遗。妙峰山观音殿原来立有一块《天津重善灯棚碑》，碑文中明确表示了他们在香道沿途架设汽灯的主旨，“金顶妙峰山者，为佛门灵圣之地，香火最盛之区，历年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各处善男信女朝顶进香络绎于途，山路崎岖，行走非易，白昼尚能识其径，而于高下坎坷之处，以手攀扶不致发生危险。每至夜间跋涉，倘一不慎失足堪虞，言念及必曷胜悚然。是以约集同人，商磋预防之策，其为捐资筹办，自各处至山顶大雄宝殿（指灵感宫），沿途添设汽灯，以利飨客之夜行，藉防危险于万一。”另据清光绪三十二年（1896）海淀区北安河玉皇庙内的《天津路灯会重修玉皇庙碑记》载，天津人还在中北道和中道沿途架设了路灯，不过不是汽灯，而是以煤油作燃料的马灯。“津郡善士公议，由北安河村起，遍设明灯，直达金顶，斯举也。自光绪十二年逮十六年，又系大觉寺添设路灯，以便跋涉，上达大雄宝殿。”当时的路灯于庙会前架设，会期之后拆除，灯杆和灯盏存于北安河玉皇庙内，“北安河村玉皇庙永假为津郡路灯会下处存灯之所”。故而他们出资重修了玉皇庙。

天津人的茶棚甚至修建到了娘娘庙的庙院里面。例如在前院西侧的第一间殿房（现今宗教物品交流处）原来是天津大乐会所占用，后院（遇仙廊处）为天津众善灯棚施茶会所占用，并且建有他们的厨房和客房。这的确使北京人叹为仰止，就连京城里的皇会也没有这么威风。

天津人在妙峰山为什么会这么“牛”呢？这是有原因的，他们为妙峰山娘娘庙的修缮曾经出过大力。在民国初年，天津的大盐商李荩臣（人称李善人）出巨资，重修了娘娘庙。据京西的一些老人讲，当时李善人问庙里的住持和尚，重修娘娘庙需要多少钱？和尚说，要用大洋钱把庙里的地面全部铺满才够用。李善人立即派人去运大洋钱，一块一块地铺开，在庙院里、各座神殿里都满满地铺上了一层，当时的娘娘庙简直就变成了银子的世界，和尚一看傻了眼，当即答应，庙宇重修之后，专门留出一些房间来，供天津人使用。因为天津人重修了妙峰山娘娘庙，因而就有了在妙峰山上地特殊的权利，天津人自豪地说；“妙峰山是天津人的家庙。”当地的许多老人都见过天津人当年在灵感宫前面的月台上所搭建的铁罩棚，许多游记中对此也有记载。

北京的香会组织会规极严，上妙峰山去朝顶进香有一套完整的规矩，这些规矩多年来约定俗成，为各香会所严格遵守，如果违犯了会规，就会受到“砸会”、“拔旗”、“废腕儿”，取消上妙峰山朝顶进香资格等处罚，严重的甚至会发生械斗。可是天津人对北京的会规却视而不见，北京的会规只能管束北京的香会，而管不了天津的香会。天津也有不少的香会，1925年顾颉刚先生抄录了99档香会的会启，其中有8档是天津的，在天津以表演技艺为主的“武会”里，以高跷为最多。他们大多表演《西游记》中的故事，例如“三打白骨精”、“盘丝洞”，等等。以华丽、热闹、铺张、新奇著称。在上世纪20年代，天津的18档香会联合组成了妙峰山朝顶进香的组织，名为“天津全体联合会”，并且发表了联合会声明，表明自己的立会宗旨、原则。声明中说；“我们是安分的，受人尊敬的市民（不是无家的和尚，不是惹麻烦的人），是虔诚的信徒（不是旅游者），供奉娘娘（不是其他的神祇），真心地帮助香客朋友（不是包藏私心），一心一意地做这些事情（不是与谁攀比）。”

天津的香会有自己的组织，自管自律，故而对北京香会的会规视而不见，例如在香会队伍的前面，没有作为进香标志的钱粮挑子，而是茶挑食盒。按照北京的会规，武会中不能出现猴子的形象，因为北京香会中的“五虎棍”会，奉斗战胜佛孙悟空为祖师爷，“耍猴子”被视为欺师灭祖，如果是在北京的会档里出现了猴子的形象，就会引起械斗。而天津的高跷会中大多表演的是《西游记》中的故事，几乎全都是猴儿戏。北京的香会对此则采取了极大的宽容态度。北京的香会与天津的香会之间实行“井水不犯河水”的原则，两会相遇时，除去礼节性的相互交换拜帖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从不相互“盘道”，始终是以礼相待，故而双方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矛盾和冲突。

京西摩崖造像

张孚

我区有摩崖造像，刻的全是石佛，造像山藏在戒台寺旁边一条隐秘的山谷里。

山谷里很幽静，只听啾啾鸟鸣。山坡上，到处是古松、古柏，蓊蓊郁郁，满山滴翠。

从戒台寺沿一条羊肠小径蜿蜒而下，走不远，就能见到一个石牌坊，上面刻有四字：祇园真境。从落款看，这个牌坊是明万历年间所立。

过牌坊，林荫间藏有古迹，路面铺的石头已经被岁月打磨成波浪形状。阳光从斜上方的叶荫间筛下，铺路石上便闪烁出耀眼的光斑。

又行一里许，闻犬吠，声声震耳。眼前豁然开阔起来，路边现出一个小村，有土屋，也有新盖的砖房，家家院子都很大。房前屋后栽种着核桃、柿子、山楂等果树，枝叶交错，绿荫盖地。我和随行的好友玉平先生一边沿山路溜达，一边欣赏小村的景致。路过一家大门，有只黄狗冷不丁从院子里窜出。慌乱中，我赶紧弯腰拾起一块石头。这时，院子里快步走出一位苍颜白发的老者，喝住狗，笑道：

“别怕，不咬！这个村的狗都不咬人。”

“老人家，请问这是什么村？”我问。

“石佛村。”

“山上刻的石佛在哪里？”

“你往对面看。”

转过身来观望，见摩崖造像果然就雕刻在对面的一座小山上。走过去细看，小山有十多丈高，怪石嶙峋，石头缝里丛生着荆棘和狗尾草。山的左右两侧分层刻了九尊佛像，皆跏趺坐，面相丰润，双耳垂肩。因为山石的平面有限，佛像都不大，望去大约一米来高。有的佛像有龛，有的没龛，有一龛一尊的，也有一龛三尊的。这些造像包括：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刻得最好，双目半睁半闭，作凝神状，神情温和、肃穆。

据《门头沟文物志》介绍，石佛村的摩崖造像是从明代天顺年间动工雕凿的。年代远了，造像旁边多数题刻文字已经辨认不清。看得最清楚的是佛像衣纹，好像采用的是凸起线条刻法，很有立体感。

紧靠山根，还有一尊圆雕立像，高约两米，可惜这尊立像已无头，不知是什么佛，也不知何年损毁。

石佛村有一条坡路，站在坡路上瞭望造像山，玉平先生惊呼起来：“快看！这个小山好像一尊坐佛。”我走到对面坡上端详了一阵子，还真觉得有那么点儿意思。只是站在某个位置上看有点儿像，位置变了，再看就不像。其实，这是无所谓的事情。这地方不是收费景点，也不用买门票，来了，随便转转，看看山景，瞧瞧古迹，呼吸呼吸山里的新鲜空气，这就挺好。

千年灵水 thousand years of Lingshui

灵水之“灵”

——讲史

袁树森

灵水是京西的一座古老的村庄，有着悠久的历史。在灵水村东2.5公里的桑峪村曾发现距今1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人骨化石。在灵水村东南2.5公里处为东胡林村，1966年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完整的古人类骨骼化石，证明早在一万年前，在这一带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虽说仅此还不能证明当时此地就已经形成了村落，但从后来出土的生产和生活所用石器来看，在这里建有居民点是可以肯定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尹钧科先生认为：“要寻找门头沟区最早的村落，应当着眼于东、西胡林村所在的斋堂川。”通过考古发现证明，在斋堂川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人类遗址。“东胡林人”遗址于1966年发现，前后三次发掘，2003年的发掘不仅出土了完整的古人类化石，还有石器、陶器、火塘、火炕等，说明在新石器早期，古人类就已经在这一带繁衍生息了。灵水村与东胡林村仅隔着一道不高的山梁，因而不能排除早在新石器时期，灵水村所在地就已经有人类的活动了。

尹钧科先生认为：“京西许多村庄的形成都与寺庙有关，某地修建寺庙后，寺庙的田地要有人耕种，附近要有招待香客的茶棚，这种地方很快地就会聚集成村落。”灵水村有一座著名的灵泉禅寺。据明代《宛署杂记》记载：“起自汉时。”佛教于东汉平帝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原，汉代时佛教是否就已经传入了京西斋堂川，不得而知，如果《宛署杂记》记述准确，那么灵泉禅寺就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寺庙了。通过此事也可以证明，灵水村的历史应当是相当悠久的。

在斋堂川清水镇双林寺保存有一座“辽玉河县清水院统和十年（922）经幢”（现保存在门头沟区博物馆），上面刻有为修庙捐资的斋堂川部分村名，虽然上面没有灵水的村名，但尹钧科先生认为：“当时灵水村已经存在了。”他认为，灵水村形成于辽统和十年之前，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灵水村的南海火龙王庙院内有两棵古柏，即著名的“柏抱榆”和“柏抱桑”，均为市一级古树，已有千年以上的树龄。以此作为旁证，也可以证明灵水村在辽代或辽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到了明代，灵水村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村中的许多庙宇大多是建于明代，现在一些民居建筑仍然还保留有明代的建筑风格。村中有一条主中轴线，是以一处五座院落相连的南北向长条形的古建筑群为主而形成的，其中有一座式样特殊的门楼，现今保存基本完好，这座门楼为砖仿木结构，悬山式卷棚顶，墙体磨砖对缝，敦厚粗壮，除了悬山之外没有任何砖石的雕刻装饰，造型简洁。顶部为砖仿木双层椽头，两侧悬山出际不大，砖雕简洁而讲究，悬山檐下的花饰粗犷而秀美，具有明显的元代建筑特征。通过这座元代遗留下来的建筑可以证明，早在元代时，灵水村就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至今也还是斋堂川的一个大村。虽然有些村民自称是明代的“山西移民”，根据上述分析，他们的祖先也肯定不是灵水最早的村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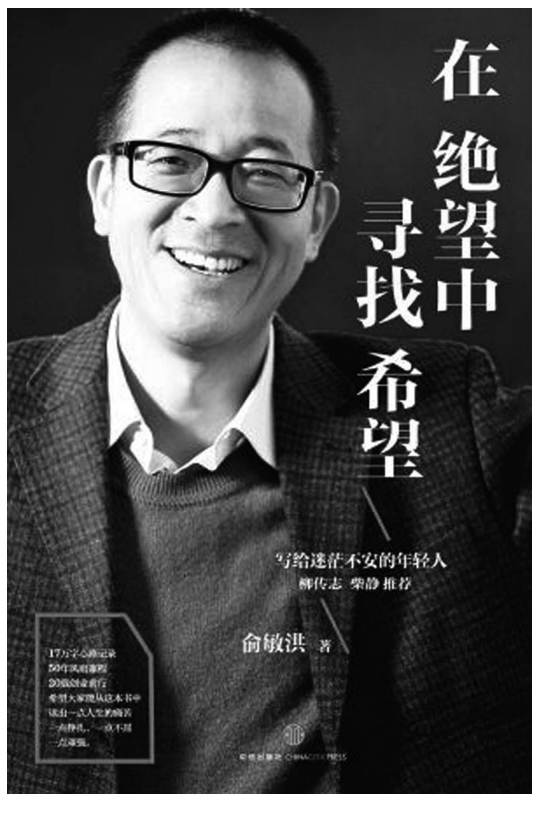
灵水村有十几座庙宇，例如南海火龙王庙、娘娘庙、文昌庙、圣泉寺、玄帝观，等等，其中大部分建于明代。这些庙宇均建在村子民居聚落的边缘，证明明清时期的灵水村聚落面积比现在还要大。过街楼一般都紧邻聚落，起着保护村庄的作用，但现在的灵水村过街楼却在村东500米处，在过街楼与民宅之间是一片空地，残存有房屋的遗迹。证明原来这里是村庄聚落的一部分（现在这里已经开辟为广场，建有旅游接待设施）。

据村中退休的小学教师谭天祥老人（1997年时78岁）讲，灵水村最兴盛的时期是清末民初，当时村中有360户，人丁2000。“人丁”是指成年的男子，如果加上老幼妇孺，总人口应该在5000人左右。当时的“户”也不是现在的“三口之家”，而是几世同堂的大家庭，每户都有七八口人甚至更多。当时村里的经济也很繁荣，仅买卖商号就有十几家之多，不仅沟通了城乡的物资交流，同时也促进了灵水村经济的发展。

物质是文化的基础，正因为灵水村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村民的生活比较富裕，衣食不愁，子弟们才可能去读书，因而才会出现了那么多的举人和国子监的监生，以及做官之人。

种种资料表明，灵水村的建村时间应当是在辽代或辽代之前，具体时间尚需进一步考证，其历史在千年以上是可以肯定的。

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推荐一本好书



真善·向学·虚心

——读《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有感

提及“新东方”和俞敏洪老师，地球人几乎全知道。久仰其名，心中一直敬着且“谜着”，近日抓空儿将其写的《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连读了两遍，感慨良多。诵读中“谜”解，觉真是本易读也值得读的好书。

说起来，俞老师个人及家庭很有些惨淡，长相难看、土里土气；三年才考上北大，来京上学是第一次见火车和坐火车；大三还得了肺结核；被学校开除后房子收回无处安身……非但不酷炫，甚至挺闹心。那俞老师何以“绝处逢生”，事业的雪球都滚到了地球那一边了呢？

捧读中，我窥见了俞老师带有原生态意味的人性美———心善、本分、敦厚、实诚，这成为他日后事业上有了合伙人的第一前提，和看似是软件的硬件。他直言：微笑和友好是重要的无形资产，拥有了平等、诚实、宽容、公正这普世的价值观，就拥有了人生的核武器。在北大，宿舍里打水和扫卫生最多的是他，且像父亲一样习惯了不计较。某次去徐小平老师家拜访，看他人都忙着说话，他就主动给大家烧水、煮方便面。以至某一周没去，徐老师打电话叫他。基于其一贯好心性的“本色出演”，当事业起步亟需人帮忙时，这些日常就看好他人品的老师、同学，便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应了那句“好人有好报”的老话，同时佐证了老祖宗的“惟善以为宝”是多么重要和有份量。因此，纵“乱花渐欲迷人眼”，“好人”也还是要当的，品行也还是要修炼的，所谓“立德树人”是必要和必须的。

仅此一点还成不了事，还须有执着求知的心气儿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儿。书中说：“农村人有一种说法，大年初一什么都不做，但高考那年的大年初一，我下定决心在家学英语，从此一辈子都在用英语混饭吃。”“目标——成为中国最好的英语词汇老师之一，于是我开始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背，最后终于背下了两三万个单词，成为一名不错的词汇老师。”奉行着“弱鸟先飞、笨鸟老飞”理念且一直身体力行着的俞老师，硬是凭着超乎常人的犟劲儿、吃苦劲儿与耐力，给自己及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它说服力极强地诠释了什么叫 “有志者，事竟成”及“一分辛苦一分才”。

而俞老师事业如日中天不可或缺的第三点，就是虔心求教，垂首做人，说把头低到了尘埃里也似无不妥。他像只勤劳的小蜜蜂，孜孜不倦地把他人身上的各种“营养”乃至“牛品质”一一搬运借鉴过来，以强壮和完善自身。他说：“在北大时我成绩不好，是以请教者和学生的身份，即用一种谦卑的态度去接近别人的。”比如，王强的生活费一半吃饭，一半买书，他“照方抓药”，将22元的国家助学金也分出11元买书，像王强一样买来即读。大学里读了800本，现家中藏书已有万本。当说，他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出色践行者。

一点、两点、三点——善以待人、肯下苦功、虚心俯身，我悟到了很多，而这一切均是书与读书的赠与。我会以俞老师为榜样，争取在人生的大海里活出有质量的自己。最可喜我已踏进这扇书香之门，热盼更多朋友光顾此门！

吕金玲／文